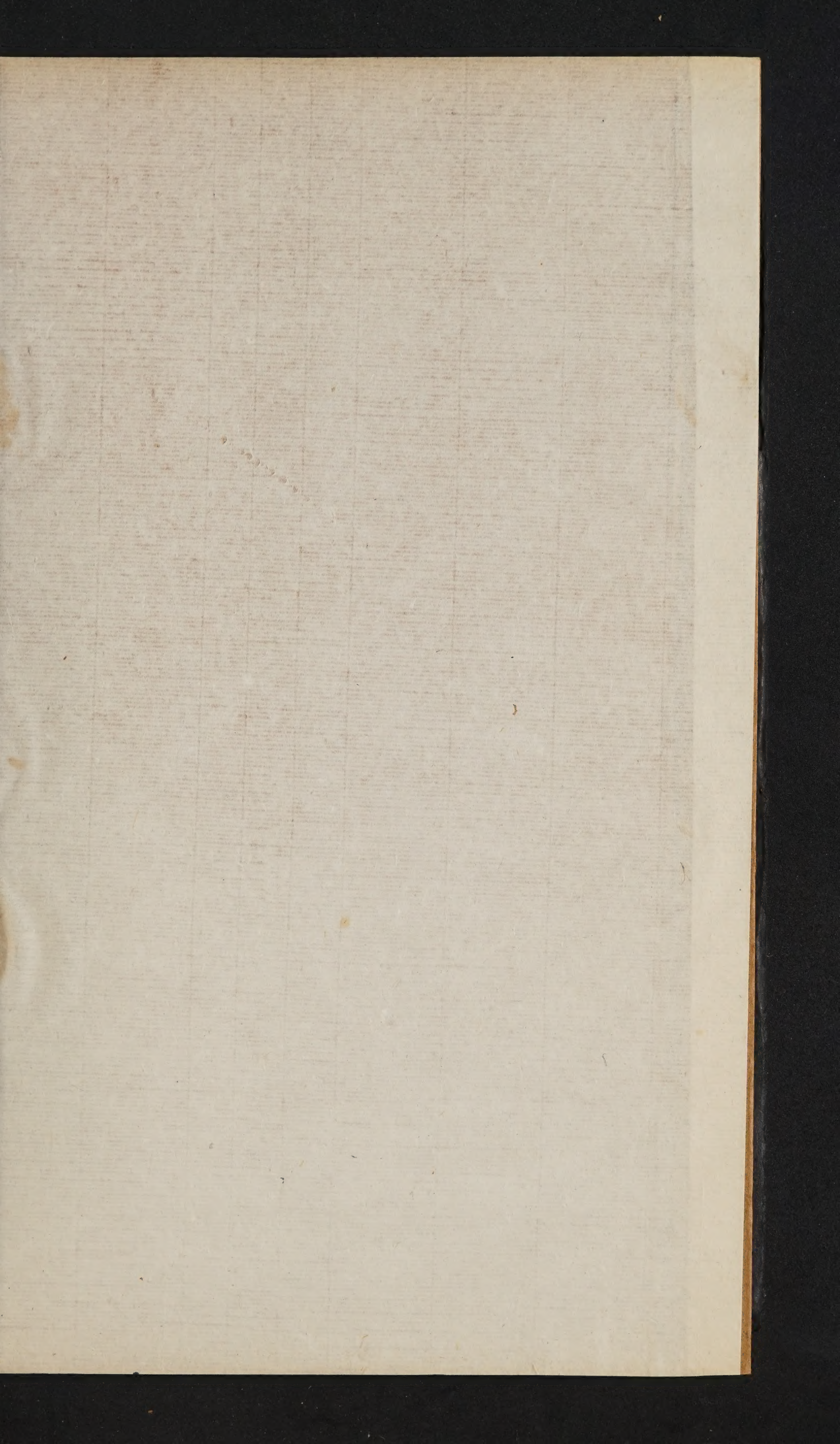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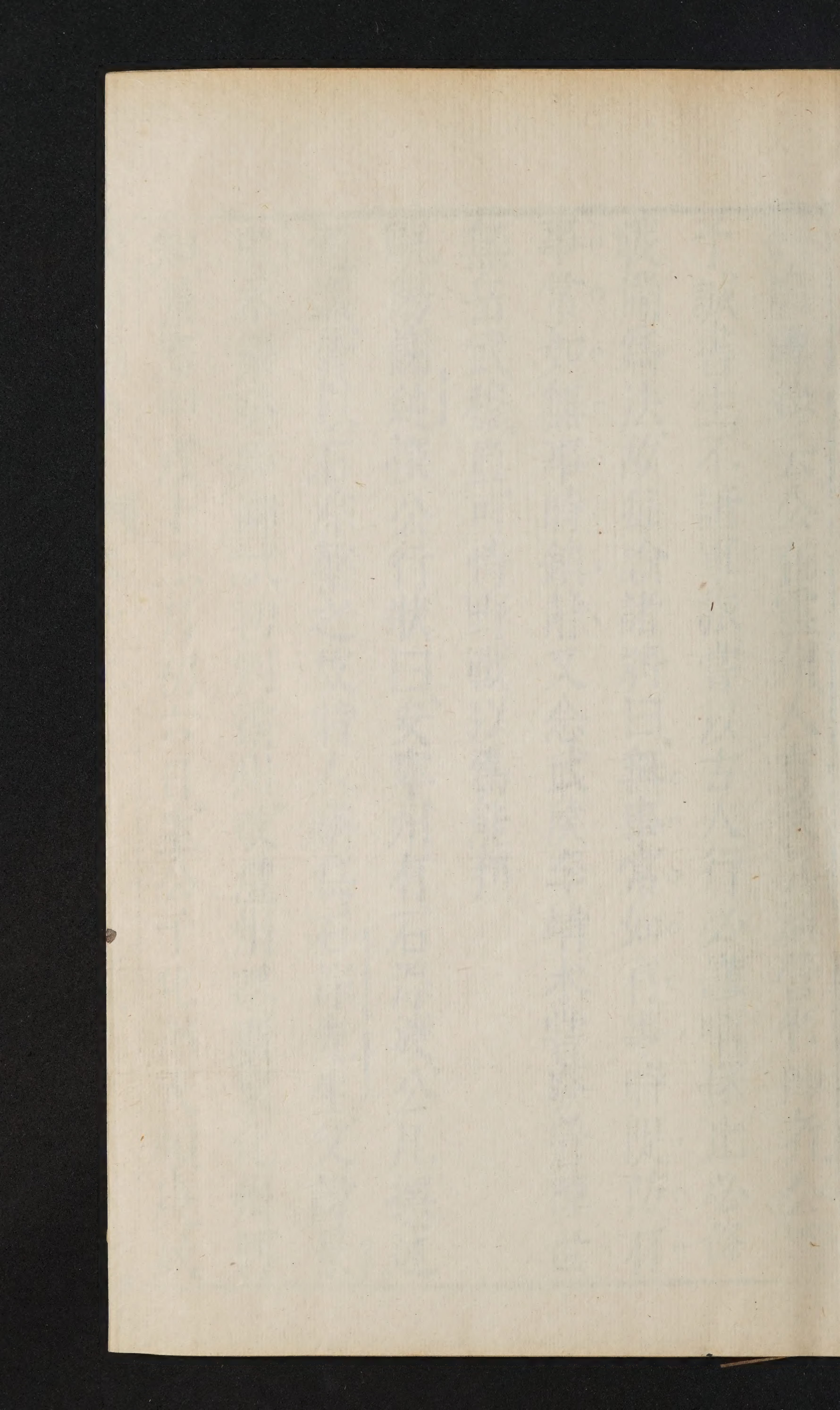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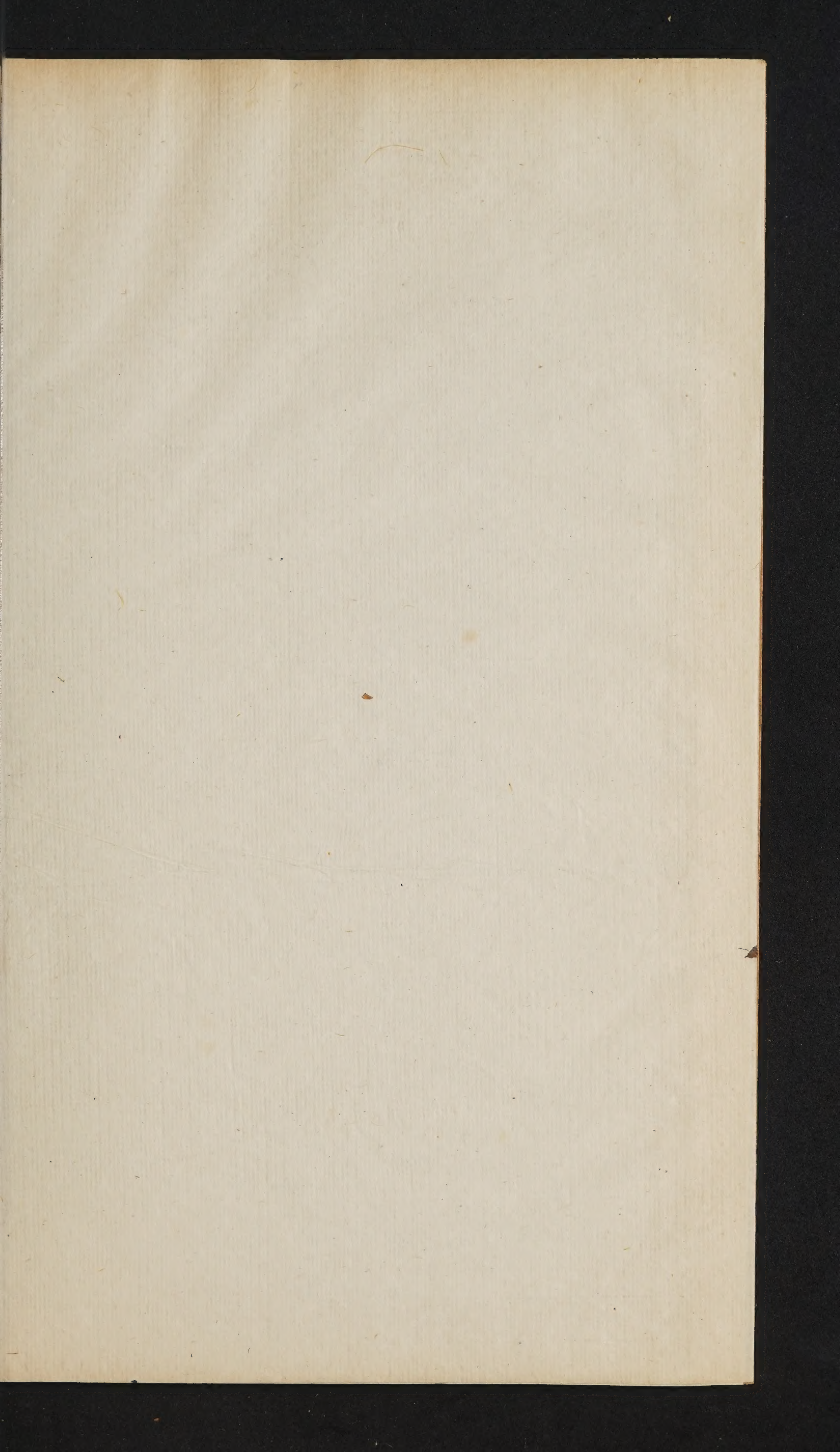








翰府襍錄云公在靈州人有笑其演營習陣者公曰
子誠書生不諳軍旅嘗以古人行必謹哨探止必修
戰備爲法故每諭諸將曰無事常如有事時隄防有
事常如無事時鎮靜又念武侯李靖未嘗廢營陣世
無岳武穆豈可恃野戰以爲能邪
甌陽謝純撰公行狀曰安寧州有石淙渡公凡撰述
題識皆以石淙繫之故時人稱爲石淙先生父諱景
中永樂癸卯鄉試初判霸州改澧州遷廣東化州同
知景泰甲戌十二月初六日生公于化州天順庚辰

父乞致仕携公便道訪前母劉氏家于巴陵壬辰公
登進士癸巳以外艱解官訪姊氏于丹徒會公前室
段氏繼卒二喪不任遠歸乃葬丹徒因家焉公爲山
西提學僉事陜西提學副使作興士類連魁天下爲
狀元者二人其以學行功業著聞者甚多具見于正
學書院志及關西政教集等爲陞左副都御史督理
陜西茶馬親歷邊境求利弊茶利大興而馬亦蕃
盛三邊亦給詳具御史陳講所著馬政志中會虜賊
大舉寇馬劉大夏奏謂楊一清在彼多才好問有法

奪斷請勑改爲巡撫兼經略邊務勑下公即率兵禦之上疏具陳邊事其一切興革討處事宜載西征實錄中　世宗即位薦起公者凡二十疏　詔待缺起用特先遣官賫勑慰勞嘉靖四年正月授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提督陝西諸邊軍務命巡撫都御史即家敦遣[illegible]月　召入閣明年五月陛見復公吏部尚書[illegible]殿大學士加少師兼太子太傅　御製詩一章[illegible][illegible]卒之期爲嘉靖九年八月十四日夜四鼓是夕寒風颼颼堂戶閉皆洞開有一卒

過公之門、恍惚見公輿出騎從旌幟甚盛、卒私念曰、吾聞公病、今將何之、公病起邪、及聞出大市、又遇公如故、天明方聞公殁矣、

李元陽撰公墓表曰、正德初、閹人劉瑾有寵于 上竊弄政柄、公時總制三邊、條列修邊事宜、極有端緒、朝宁翕然稱之、瑾惡公不先白已、内批罷公、公遂引疾去位、瑾怒公不已、下之詔獄、首相長沙李力救得釋、瑾權日益重、鼻息所向、無敢違者、六卿一言不合、[illegible]辱以荷校、敢有乞骸骨去者、中以奇禍、相逢禁中、

既伏不敢仰視國事唯其意指危亂之幾已在旦夕時公家食日夜籌度不遑寢處五年安化王反寧夏命太監張永討賊永奏須文臣有智謀者一人同行召公仍總制陝西延綏寧夏甘凉各處軍務協同討賊公謂永曰藩室亂易除國家內變不可測奈何永曰何謂公曰寧夏事不足平非久當有捷報內變事非公無能爲也永佯若不知永亦可與謀者纔入陝界果聞仇鉞已擒賊永見公料事如神促膝問內變事公手畫瑾字永曰渠日夜在　上傍不離　上一時不見渠不樂

今其根幹枝葉連結已成　上傷皆彼手且安從得一言入乎公曰此時已有間可入觀討賊不付他人付公　上意可知矣言已即就出二奏與永一言寧夏事一言內變事囑永曰公班師入京見　上先進寧夏奏　上必就公問公詭言請屏人語乃進內變奏永曰即不濟柰何公曰他人言濟不濟未可知公言必濟顧公言時須有端緒萬一不信公公可頓首請　上即時召瑾沒其兵器請　上登城驗之若無反狀殺奴餧狗又頓首哭泣　上必大怒瑾瑾誅公

又用益矯所爲呂強張彥業暨公千載三人耳但須得請即行事無緩時刻永勃然作曰老奴何惜餘年報主乎已而永入京請見如公策　上覽奏至瑾姪劉二漢方面大耳已謀不軌遂頓足即召瑾入侍瑾不知已有別旨差永抄沒其家矣　上命縛瑾下獄時尚未甚信及登城閱所抄兵器繩繩不絕始吐舌竟誅瑾等一時公卿士庶方敢出氣懽聲震天摘瑾肉而嚼者如市永乃備言公本謀與首相長沙李公同薦公才望公始柄用矣公七歲能屬文聰敏絕世

讀書過目成誦、人欲試其心計、戲取市家日曆、鱗雜米鹽之數、令月一過、輙無遺脫、故六經百氏無所不窺、官制兵衛、本朝故事、歷歷詳曉、八歲以奇童薦入翰林、爲秀才、及中進士、爲中書舍人、結交海内名士、文章日益有名、從學者日衆、如丹徒靳貴、同在内閣、太原喬宇、爲冢宰、皆執弟子禮、公葬、喬自太原至丹徒、持服奔喪、其師友之義何如也、公爲提學、謂都人曰、吾於陝得三士、康海、呂柟、馬理也、後果爲聞人、弘治十五年、劉忠宣言馬政廢壞、薦公陞副都御史督

馬、召諸關、面授勑行、明年、公條上茶鹽牧事宜及易主馬吏、奏請輒允、牧事有成、益開水草善地、起城堡廬舍、河湟涼固間、雲錦成羣、十七年、虜八花馬池塞、十八年、勑公經略邊務、兼巡撫陝西、禦虜、虜素畏公威名、聞公至、遁去、改總制三邊、兼理馬政、是年陞右都御史、公上疏曰、陝西各邊延綏城堡據險寧夏甘肅河山阻隔、賊雖侵犯、爲患猶淺、唯花馬池至靈州一帶、地里寬漫、城堡稀疎、兵力單弱、一或失守、虜衆拆墻而入、犯我環慶、寇我固原、深入我平鳳

臨鞏其間漢上襍處內變或因之而作。根本動揺誠非細故成化初年北虜在套彼時未有邊墻恣肆出入已而得巡撫寧夏都御史徐廷章修邊墻二百餘里濬溝塹一道又得巡撫都御史余子俊修濬完固北虜知不能犯不復入套者二十餘年世平人翫邊備稍疎墻旣日薄溝又日淺弘治十四年虜由花馬池拆墻而入戕破內郡始蔑我邊墻爲不足畏連年擁衆拆入寧夏鎮巡屢奏乞築墻濬塹提督軍務都御史史琳又乞於花馬池韋州設立營衛兵部奏下

總制尚書秦紘紘于添修四五小堡及於靖虜至興
夏地方挑空邊塹一週七百里自謂可無虜患弘治
十七十八年冬虜復大舉仍自花馬池清水營拆墻
深入紘所修邊塹營堡不能捍禦沮遏虜攻陷清水
營殘破花馬池上廑 宸慮粉臣經理臣闇劣歷官
陝西有年虜情邊事頗常究心但腹裏頻年旱荒倉
廩空虛饋餉不繼虜賊動號數萬倏聚忽散未至而
廣徵士馬則徒費芻糧既至而調兵應援則緩不及
事縱使大兵既集務速則彼或不來持久則我師先

老恐終無以伐其深入之謀沮其方張之勢常聞陜邊之計莫危於戰莫安於守臣恐坐談不如親見自慶陽環慶延綏定邊寧夏花馬池興武清水營直抵寧州一帶沿邊城堡墩臺躬親閱視廣集衆思兼收羣策參酌損益始有定論其大要有四修濬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寧夏以安內附整餙韋州以遏外侵但陜西財匱民勞修邊之役人多異議然而利害有輕重關係有大小人事可成則小費不足計遠効可圖則近怨不足卹此臣區區[illegible]

寸心也今之河套卽周之朔方漢之定襄赫連勃勃統萬城也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置烽堠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無寇歲省費億計減鎮兵數萬受降遠在河外占之舉大事者勞而后佚類如此受降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蔽正統以來浸失其險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又輟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遮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爲虜巢穴其中深山大沙勢固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南備河此陝西北虜之患所以相尋而莫

之能解也茲欲復守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同西接
寧夏使河套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田數百萬
用省內運下然則陝西用兵殆無虞日八郡之人疲
於奔命民窮盜起禍將何極及今將延綏寧夏一帶
邊防設法整飭賊來有以禦之雖非上策尤愈于無
策醜虜聞知或數十年未敢輕犯我得休養生息東
勝之議未必終不可復也世之論邊事者或專主于
戰伐臣以築墻排塹爲言宜必增茲多口但受　恩

公○得力處

深重自當爲　國遠圖今年套內無賊腹裏有秋人

民稍安、正可有為、伏望 聖明俯垂省覽、下兵部議
勑公經理、正德二年、公言臣兼巡撫、不能專力馬政
瑾惡公、公遂去、兵部疏言邊務甚急、修邊防虜舍一
清無可代者、不報、乃議上文貴張鼐曹元乞簡用、瑾
不欲修邊、內批罷役銀鎔大鎚解京、由是朔方復套
之議竟中止、人謂瑾虜交通、欲外亂以濟巳私、或然
也、瑾誅 召公入戶部尚書、尋加太子太保、十年入
內閣、加少傅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
吾學編云、公生而隱宮、貌類寺人、學博才雄、善調停

應變濟務，尤曉暢邊事，羽檄旁午，一夕十疏，口占指授，悉中機宜。又好汲引人，人或訾已，顧揚薦之，一時後達喜功名者，爭趨其門。嘉靖二十七年，贈太保，謚文襄。

## 太保費文憲公

費宏字子充號鵞湖鉛山縣人祖樂庵授五子長甸起鄉薦早卒次瑄起進士官至參議號復庵復庵宦遊于外而五峰暨弟順庵璵遂主家政宏生而秀異與季叔雪峰瑞相上下復庵喜曰亢吾宗者必二子也携入京躬課督之癸卯甫冠遂與雪峰同領鄉薦甲辰試春官不利卒業北雍時少保丘文莊公爲祭酒少宗伯補庵費公爲司業皆重之丁未舉進士爲廷試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初宏之上春官也復庵

方以都水主事出治呂梁貽書與宏曰汝脫下弟毋南歸宜入北監讀書丙午代還宏訊曰伯父何以知宏不弟令入北監也復庵笑曰此爾遠到之兆也吾嘗夢汝入北監領班籤籤乃彭文憲公故物文憲嘗遊北監中狀元矣汝弟勉之至是果然是歲八月憲廟上賓預修實錄庚戌同考禮部試丙辰 皇太子出學青宮首改左春坊左贊善 武廟嗣服擢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丁卯擢禮部右侍郎進左侍郎時逆瑾竊柄凌轢公卿會壁毀諸所變更悉皆

陞正唯山東河南陝西山西鄉試解額瑾稍增其數
宏謂求賢國家大典且開科期迫請今科姑聽之俟
後復舊　上可之十月陞禮部尚書鑄印局額設大
使副使各一員食糧儒士二名及滿將補投考者不
下數千人請託者半之當事者每難處分宏於食糧
二名外預取聽缺者四人習字者四人擬次第補度
可逾十數年由是投考及請託者皆絶跡辛未十二
月奉　旨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供事甲戌二月進
戶部尚書兼秩如故會錢寧入宸濠賄覬復護衛宏

執不可有同列嫉宏而覬其位者陰助寧一日忽傳
旨詰責宏因引咎力請退有旨令致仕而從弟翰林
編修宋亦罷抵家杜門謝客不敢履城府築樓一區
日課諸子會羣從有與鄉人爲仇者赴愬會城濠知
之招仇家人令捃摭入奏欲以聳動　上意奏入下
都察院時大司馬幸淹彭公澤掌院事洞燭其奸既
駁罷又欲加罪濠知計不行乃嗾羣兇嘯聚奸細焚
略其室廬積聚又侵毀其先塋宏恐避處縣城已卯
六月濠因朝會殺巡撫孫燧及副使許逵發兵反隨

遣數十騎趨信圖宏過、進賢爲縣令劉源淸所斬、會
王公守仁以羽檄徵兵列郡、信守周朝佐、鉛令杜民
表等皆率兵往、宏爲贊畫方略、遣人間道致書於王
濠平、王欲上聞、時侍御謝君源、伍君希儒、方隨軍紀
功、乃奏曰、大學士費宏、編修寀、當護衛之再請也、昌
言明沮、巳懷先事之憂、及逆謀之旣成也、間道獻策、
又急勤王之義、逾年、　世廟入繼大統、甫旬日、即降
勑起宏、而寀亦召用、時辛巳四月也、甲申五月、進吏
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八月、大同卒叛、殺參將賈鑑

巡撫都御史張文錦議者欲遣將出師以討之宏曰變出于激不叛者固多也討之勝則玉石俱焚不勝則彼拒城抗命損威傷重甚矣乃議先遣兵部右侍郎李昆往撫諭以觀其變而以都御史蔡天祐往巡撫命都督桂勇鎮守其地代還舊總兵官江桓乙酉

武廟實錄成進少師兼太子太師賜宴禮部時弟寀從子懋中皆翰林編修預史事寀進左贊善懋中進修撰丙午六月

獻皇實錄成加正一品俸兼華蓋殿大學士是年累以疾辭

上不允丁亥二月疾

作辭益力上乃允之時子懋賢登進士選庶吉士疏乞歸侍養疾并允之今疾瘳日照舊作養乙未四月有旨起用遣行人王憲芝捧勑催促宏遂于六月朔冒暑行至七月十二日到京入閣供職丙午召見文華右室賜銀圖書一文曰舊輔元臣十月十九日陪祀歸一夕逝享年六十八贈太保謚文憲

太師張文忠公

張孚敬初名璁字秉用永嘉人別號羅峰弘治丙午以詩經中省試七上春官始中庚辰會試辛巳 世宗臨軒策士賜進士出身時廷議 睿宗獻皇帝尊號璁上疏爲 上明父子之倫語意諄切嘉靖壬午授南京刑部主事甲申以議禮未决再上疏 召至京廷議陞翰林院學士乙酉陞詹事府詹事仍兼學士丙戌擢兵部右侍郎經筵講書如舊進謁廟議及奉安 獻皇帝神主禮儀丁亥轉左進大禮要略

命開館纂修明倫大典、及命讞大獄、署都察院事、賜勑獎諭幷賜二品服色金帶、給三代誥命、陞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照舊纂修、 勑賜玉帶、幷銀圖書二、曰忠良貞一、曰繩愆弼違、理都察院未久、奏革各處濫設鎮守內臣、清勘近京皇親庄田、戊子、加少保、 上享太廟回、璁侍道側、 上屢顧、賜詩褒美有貌奇真才傑、形端志氣伸、子喜荷天貺、賚賢作邦珍之句、再 賜玉帶、璁進姚溪書院集、 上賜書院名、及堂名、 命有司于書院中建敬一亭、石刻

誥范氏程氏五箴、命註冠服圖成賜勑并金帛蟒
衣、本年六月明倫大典成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
尚書謹身殿大學士給四代誥命廕一子爲中書舍
人、　章聖皇太后賜諭慰勞并賜金繒己丑命主會
試尋勑諭重修大明會典、是年夫人蔡氏卒於京命
禮部尚書李時諭祭遣員外郎張袞治葬事八月以
災異辭准休致至天津遣行人周禋齎勑守取復任
仍賜銀記一枚庚寅賜明倫大典大學衍義五經四書
各一部以一品初考賜勑褒諭廕一子爲國子生會

議郊祀成賜玉帶尋以名音同 御名請更易疏再
上 上親爲撰名字賜名孚敬字茂恭孚敬遂以賜
金作堂於寓所 上又以 獻皇帝手書榮恩堂裝
潢成軸 御筆金書 皇考手澤以扁公堂 賜銀
印篆曰永嘉張茂恭印文 賜孚敬茂恭御書大字
二幅是年雷震午門西樓乞休賜牙笏公服比抵家
而西苑工完乃遣布政兗以平賚 賜銀幣 上念
公不置又遣行人周文燭賚 勅取復任壬辰命兼
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復乞致仕癸巳差少卿陳

璋賚　勑起取復加少師再給三代誥命封贈如制
賜銀印二是年　皇嗣生賜銀幣甲午命有司爲
作樓於府城以藏　御書文翰　賜額曰寶綸又命
工部置扁差署丞朱守宣賚迭乙未兩考　賜勑獎
諭廕一子爲中書舍人以疾再乞休致差行人周文
光御醫袁還賚　勑送還鄉月給廩米歲撥輿隷有
司時加存問丙申差錦衣衛千户劉昂賚　勑視疾
諭疾愈還朝至處州疾作遂回再起至金華疾又作
已亥二月六日疾革遂不起

王世貞傳曰公浙之永嘉人貌魁傑有大志二十四而舉於鄉數上禮部不利歸而聚徒教授姚溪山中扁其讀書所曰羅峰書院人或謂公去諸生何幾而書院爲笑曰諸生不當書院邪遂爲諸生祭酒蓋又二十二年而中禮部試而 武廟方南巡明年 世宗皇帝即位始臨軒策士公得二甲隸事大理時上以興世子入繼大統下廷臣議所以尊崇 獻皇帝若后者久之不决公乃上書大略言 上以世子入繼 武宗皇帝統非繼 武宗嗣也今以後

宗則弟以後 孝宗孝宗自有子奈何舍 獻帝勿考而考 孝宗使 獻帝有子而無子 上有父而無父哉 上心是之而追於輔臣禮官議已報聞公亦去而爲南京刑部主事因下議上書爭之曰是二本也 孝宗法得稱皇帝伯考不得稱考 獻帝得稱考不得稱本生因上所草或問二篇於是桂文襄公蕚疏亦上具如公指而中外士大夫側目而視公且齮齕之矣然 天子益以心動方公獻夫霍公韜輩益推緣公說而進之 天子用以連拄輔臣禮官

曰凡三下詔始定　召公與桂公超拜翰林學士雖
以驟顯重然猶不能容公卿間而益侃侃自發舒亡
所避　天子愈器之明年進詹事爲經筵講官又明
年遷兵部右侍郎俄轉左學士侍經筵如故遂爲禮
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輔政領都察院賜勑諭約
東中外御史所以褒奬殊至賜玉帶尋賜銀記二得
密疏言事明年加太子太保公以　上未有太子官
不當設乃改授少保　上已尊崇　獻皇帝后錄前
後諸臣議而取衷于公書成名之曰明倫大典進公

少傳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子四代誥
官一子是時楊文襄公一清居首揆以才受 上知
然不能如公深而 上之所咨問公月以十數時時
稱公別號及字桂公亦入輔名寵俱當公亞所言事
不能無相左以故稍不平爲惡語交關 上前楊公
得因是以間公 詔公暫歸俟用而桂公削保傅以
免公歸至天津而 上念之卽 詔行人召復相公
公入而楊公爲霍公所論逐矣 上怒楊公甚欲置
之詔獄公力爲寬解得免 上嘗諭公曰留都天下

首地而事皆中貴人專之何悖也擇宗室一人留守便公言　高帝以親王領宗正不久而罷之宗室不預政久矣臣不敢奉詔自是乃數數言中貴人暴橫狀　上爲悉裁革鎮守監鎗市舶之類後先殆盡是時　上日事經筵作敬一箴及宋儒五箴註皆發之公天下欣欣望太平而公又自言禮起　上以明聖述作爲任事取公裁定若分祭天地南北郊壽壇於東西爲朝日夕月正先師號易像而主帝后行耕蠶禮皆其大者居第成以　獻皇帝手書含春堂及金

大功

帛羊酒賀、而所讀書姚溪山中者書院下有司爲新之賜名曰貞義其堂額曰抱忠時夏文愍公亦以言禮貴驟當 上意於公不能盡合而會雷震午門西序有言公橫者乃乞休比行、上賜公服牙笏以識意歸無何、召復位、進兼太子太師、再乞休、再 召、進少師時 昭聖皇太后于 上有推立恩、而 上所生 章聖皇太后日重、 昭聖猶以故事裁之 上不懌而 昭聖之弟昌國公鶴齡建昌侯延齡早倖橫燕中、所爲多不法燕中少年微知 上指、乃上

變告其詛厭怨望大逆殺人事下獄掠皆誣罔獨延齡殺人頗有狀　上益怒遂欲坐延齡反族其家公以爲延齡殺人抵償當而坐之反族不可夫延齡財虜耳何以能反凡數詰問具對如初乃論延齡殺人罪屬秋盡當論公復與其僚方公上疏謂　昭聖太后春秋高卒聞延齡死能不內傷痛乎萬一不食有他故何以慰　敬皇帝在天之靈　上恚謂公自古強臣令君非一若今愛死囚令我矣當自悔不從廷和邪廷和者初持考　敬皇帝衕也　上故爲重語

欲以愒止公公持不已乃下詔悉緩諸當論者而終
公與　太后世延齡得長繫矣公爲相務以明　天
子尊信國威重輔臣體其初潞州盜陳卿據青羊山
殺官吏中外頗務姑息而公獨破之卒擒誅卿大同
叛卒殺其將公薦劉源清郤永爲大帥以必得賊爲
主而所薦頗不任師賊挾虜以重償購其黨自相殘
得一二主謀者夏公以撫之說進而公稍屈矣公有
子中書舍人遜志賢而夭哭之成疾乞歸　上謂公
胡忍舍朕也得無以言故邑邑幸寬之蓋謂夏公也

公抗辯不置然自是乞歸益力而　上益厚公至手
調藥以賜曰古有剪鬚和藥者吾手調亦庶幾焉其
專精神加飡自愛以輔朕爲忠之大公感泣疾益甚
以死誓歸　上知不可奪乃許致仕歲給八騶月俸
米八石公歸明年　上使錦衣緹騎帥視公疾且促
還朝公強起至處州疾作歸再起至金華疾復作益
又三年而卒春秋六十有五　上時幸承天聞訃爲
哀慟下書褒揚甚至贈太師謚文忠撥公在公車最
久而其成進士僅六載而拜相　天子之所以禮信

之者自明典無兩焉凡所創革典制雖　上自信以天啓而得之公者深矣公博洽典籍所撰對班班可據其所以合非偶然也公歿未幾居第侵風雨力不能飭而孫多假貸於人以食嗚呼此不可觀公哉公別號羅峰所爲名書院者也最後　上呼羅山贊曰公相而中涓之勢絀至于今垂五十年士大大得信其志於朝而黔首得安寢於里者誰之力也夫禮失而求之心而已矣王子曰凡言禮而貴者其人才皆磊磊即不言禮亦有以自見

許文簡曰、公天性孝友、氣度朗豁、博極羣書、奇偉迥特、非時俗膚淺所能揆測、及當事莅政、執法以往、剛崛不回、遭遇　聖主、建明大禮、乃知殷宗思治、夢帝賚傅、周宣中興、嶽降生申、有由然也、

吾學編曰、余見學士大夫多訾李公、豈其然哉、豈其然哉、文正爲政、值奸凶隕名毀迹、保護善類、卒之日、諸門生故吏醵金錢爲葬具、不一二年、家人不免于凍餒、余嘗過其門、蕭然四壁、不足當近日輔臣一宴會之費、楊公文武兼資、處瑾永張桂間、固有深意、非

直任權術其獘亦不濟命也席公早自修檢才[illegible]學識[illegible]
又足展其志意所至注措有善譽張公晚年發憤抗
朝議受知 聖明得柄用攬才俊謝苞苴孤立行一
意冠侯中貴戢戢歛束要亦有以服其心矣
承史云張璁抗疏言時議欲考 孝宗而叔 興獻
王者拘定陶濮王陳迹耳漢哀宋英立爲皇嗣育之
宮中猶有父子之道今 皇上以倫序當立循繼統
之義非爲 孝宗後也稱 興獻以皇叔鬼神既不
安矣稱 聖母以叔母得不爲 皇上臣乎謂 皇

上以繼統而尊崇其親則可謂以繼嗣而自絕其親
則不可　帝熟覽之喜曰此論一出吾父子獲全矣
遣諭廷和曰此議寔遵祖訓據古禮爾曹何得誤朕
廷和曰書生不知國體復持上又云甲申三月　帝
召張璁等詣京都御史吳廷舉恐璁等復倡初說請
勑諸王及兩京耆舊大臣各陳所見以備採擇璁萼
復上言統嗣之辨且曰今日加稱不在皇不皇寔在
考不考若爭一皇字則執政必姑以此塞今日之議
帝御平臺召冕紀宏諭加尊號及議建室冕對曰臣

願陛下爲堯舜、不願爲漢哀、上曰、堯舜之道孝弟
而已矣、冕等不能對、時黃綰亦申璁議、帝命草勅
加尊號、戶部侍郎胡瓚言、大禮已定、席書督賑江淮
實關民命、不必徵取、上從之、并止璁等、璁時已至
鳳陽、見邸報、乃上疏極論兩考之非、且云、本生二字
决非聖衷所裁者、此禮官陰術、似親之寔外之也、
亟去二字、繼統之義始明、帝復命召、蔣冕曰、二人
來、必撲殺之、帝趣使來、以席書爲禮部尚書、又
命必加孝字、去本生母三字、冕爭曰、孝字唯用于祖

廟祝文今稱長子已竭孝思復加以孝有干正統本
生母係勅諭擬定亦難遽刪己酉上　昭聖冊曰昭
聖康惠慈壽皇太后庚戌上　興獻帝曰本生皇考
恭穆獻皇帝　后曰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布誥天
下時張璁至東昌見之歎曰執政歎　上忍至此乎
兩考並稱綱常愈紊不可但已又云蕚等至京臺諫
交章請與席書並罪章十餘上璁請　上親臨便殿
集執政禮官聽臣等各據典籍面議兩考之非再詔
之誤科臣張䌽取先後章奏請發刑部擬罪尚書私

語曰爾若得俞旨即撲殺之 帝稍聞遂陞桂萼張璁爲翰林學士方獻夫侍講學士喬宇言桂萼偏執異說搖動人心請罷黜 帝切責宇遂求去從之璁萼列十三事以上一曰三代已前無立後之禮二曰祖訓不言立後三曰孔子射於矍圃斥爲人後者四曰遺詔不言繼嗣五曰禮輕本生父母六曰 祖訓稱天子爲叔伯父七曰漢宣帝光武俱爲父立皇考廟八曰朱熹嘗言定陶事爲壞禮九曰古者遷國載主十曰 祖訓皇后治內凡外事無得干預不宜

假　昭聖懿旨、十一日、　皇上于　大行壽安太后、不得率天下終三年喪、十二日、新頒詔宜改正、十三日、臺諫連名章疏、勢有所迫、禮官欺妄、罪不可逭、疏入、何孟春復爲論條辯　帝切責之、　帝乘璁議、遣諭紀等去本生字、紀復力爭、　帝御平臺、召紀宏瑾責之曰、此禮當速改、爾輩事君不以忠、朕亦不以禮處爾輩、無君乃欲使朕無父乎、紀等惶怖而退、又云、九月己亥、　帝奉　章聖皇太后謁見　世廟　帝諭撫臣曰、　聖母欲謁　世廟、卿謂何如、宏一請

國初禮制皇后初謁太廟永樂時改謁奉先殿以正
乾坤之位謹內外之防　帝問璁蕚對曰唐開元禮
有皇后廟見之儀　國初皇后謁太廟內外命婦陪
祀永樂止謁奉先皆當時禮官失考非　祖制也
皇太后　中宮宜先見　太廟以補前禮之缺次謁
世廟以成典禮之全　席
書劉龍曰　高皇帝準古廟見禮為大婚册后之制
未及施行復定册后止謁奉先殿璁所引俱婚禮今
行大祭禮不可附會璁蕚曰周王宗廟之祭王服袞

冕而入立東序后服副褘而入立西序九獻各四拜是天子與后共承宗廟也　皇上毅然舉行以復古帝王之盛未爲不可因具儀以上席書等不能難乃請　聖母謁廟必　皇上同行以主斯禮從之又云祊貴宏議　世廟樂止用文舞隨全何淵言武舞未備宜議定二清詠鑾及侍郎劉龍言　高帝以武功定天下故奏武德文始之舞惠文二帝止用文始昭德世廟不用武舞未爲缺典張璁曰王制祭用生者爵　皇上尊　獻皇爲天子父樂顧可缺耶且天子

八佾爲人六十四諸侯六佾爲人三十六國朝大廟
文武舞各八計一百二十八人王國宗廟文武佾各
六計七十二人　獻皇在藩已用七十二人矣今追
王而僅六十四人可乎桂萼言周禮以司干掌舞器
祭統以翟爲樂之賤蓋音貴人聲而容貴干戚則去
武舞者去所貴也而可乎　帝曰爾據經籍推論甚
明朕心甚嘉不用武舞寔爲缺典其卽增之又云
上與輔臣從容評隲諸臣曰張孚敬忠誠才略但不
惜人才耳人咸服　上藻鑑又云張文忠其猶國之

純臣振古之人傑哉當議禮時舉朝元老公卿百執事三百餘人羣然一詞而上擾 孝廟近庇 昭聖口執程朱之成說至撼門伏闕哭聲動地其景象何似而以一新進郎佐屹立其中不懾不悚詞嚴氣壯卒破千古之謬成 聖主之孝張寅大獄盡劉法吏成案活一家數十無辜之命以摧薮主植黨之奸豈世俗僾僾伈伈者埒哉既荷知眷驟陟台鼎慷慨任事署都察院而申明憲綱糾正下吏風紀肅然在內閣持議正直雖屢蒙嚴責而剴切益堅密謨讜論同

列多不與、聞清勳戚莊田革、侯伯世襲罷鎮守內臣
在閣十年、不進一內臣、不容一私謁、不濫廕一子姪
吏兵文武二選、所指爲內閣質庫者、未嘗有纖芥之
私、道有不合、即奉身而退、衣囊一篋、已渡潞河、既有
溫旨、旋踵復入、以行李鮮而內顧輕也、嘉靖末年、華
亭當國、世亦共以爲賢、然莊田美屋跨州郡、出京之
日大車幾百輛、彌月不輟、方舟而下、連數百艘、於文
忠何如也、霍文敏素伉直、不輕予人、而獨重文忠以
此、

